

# 敢作·敢為·敢言

## 王作榮特立獨行

● 陳劍秋（無黨無派，自由作家）

### 獲國大最高同意票

考選部長王作榮轉任監察院長，經國民大會代表同意投票以兩百五十二票最高票通過，如願以償，走馬上任，當上號稱柏台御使的首長職位。使七十七歲的王作榮大器晚成，攀上事業的頂峯，出任國家最高官位五院之一的院長。

王作榮係填補陳履安因競選總統辭職的剩餘任期，只有兩年八個月，然而王作榮雄心勃勃，欲在短短的三年不到時間內，為監察院脫胎換骨，他在當選後表示，將致力於監院制度現代化，引進專家組成專案調查小組，提高民衆對監察權的公信力。對重大問題將設置專案小組，深入基層了解實況，以強化監察委員行使職權。

的確，監察院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公務員，防止其濫權及腐化。過去的監察院由於監委諸公位尊年高，鮮少到基層查案，如需調查，大多假手於職員，職員調查後撰寫成報

告，負責查案的監委能逐字逐句讀完已算不錯，大多是瀏覽一下簽字了事。只有每年一度的行政巡察，監委諸公才邁動腳步，巡迴如儀，亮亮相而已。儘管如此，監察委員清高的位子，仍是炙手可熱，想做的人多如過江之鯽。當大陸選出的第一屆監察委員退職以後，謀求此職者萬頭鑽動，由於第二屆監委由省市議會票選，省市議員人數有限，於是金牛級的人物大展身手，許多人挾銀彈進入監察院，使此一清高的職位，頓時銅臭陣陣，形象大損。李登輝總統見情勢不妙，透過修憲，將監委產生的方式，改爲由總統提名，送國民大會通過任命。經總統篩選過的第三屆監委，素質形象不一樣就是不一樣，起碼人人薄具聲望，受部分地方人士仰戴。

不過，由總統提名的監察委員，潛在職權縮小不少，起碼係「彈劾總統」這樣的大權，是必需鎖進箱子裡去了。李登輝總統曾自嘲「監察院是蚊子院」。當然，被削了權的監委，在李總統看來的確只是一隻會嗡嗡叫的

蚊子，沒有什麼大作用。

本來，自監察院成立以來，就未辦過什麼大案，除了第一屆老監委曾經彈劾過前行政院長俞鴻鈞外，再沒有對什麼大官揮過「尚方寶劍」，所以一直被譏爲「只拍蒼蠅不打老虎」。而今被總統喻成「蚊子院」，倒是名副其實。然而監察委員如果真如蚊子，只要經常嗡嗡叫，對若干不法公務員仍有警戒作用的。

### 誓言清掉不肖官吏

王作榮出掌監察院，誓言不作蚊子，要當老虎。他在就職記者會上，信誓旦旦地表示將「掃白」，他解釋黑道以暴力危害人民、社會，令人痛恨，但實際上「政府官員利用公權力堂而皇之地做出違反國家、人民利益的的事，對國家社會的危害反而更大！」王作榮強調「要掃除『白道』需要很多人一起幫忙做。」

王作榮這次升官，當然是受知於李總統

，經李總統提名才有這個政治舞台，這對宦場坎坷的王作榮而言，不啻空谷足音，宛如千里馬遇上伯樂，內心感激之情無與倫比，真是肝腦塗地，無以回報於萬一。然而李總統爲什麼會欣賞王作榮呢？當然和他秉筆直言，爲李總統的政策辯護有關，在李總統行事特異，社會錯愕，批評紛至沓來之際，王作榮挺身而出，以犀利的筆觸爲李總統辯解，由於說理精深，文字洗鍊，頗能做到漂白洗刷的功夫，因而博得擁李陣營的一致好評。民進黨的政治理念亦接近李總統，遂使「李登輝情結」在國代充分發揮的情形下，王作榮衝上最高同意票，以二五二票打破國大行使同意權的最高紀錄。這當然是國民黨和民進黨「政黨合作」的結果，難怪李總統聞訊欣然，認爲是好的開始。

不過，王作榮的「擁李」，也和「反李」著稱的新黨結下樑子，在審查資格期間，列席備詢的王作榮，備受質疑和杯葛，言辭之激烈，前所罕見。性格剛烈，脾氣暴躁的王作榮，在強大的壓力下，一夫當關，忍受辛辣如火的舌槍唇劍，倘非事前多人勸他忍耐，勿發脾氣，否則必然場面火爆，無法收場。不過，現場可以看到他強忍着怒火，據理辯駁；數度頻臨火山爆發邊緣。然而在百般屈辱之下，王作榮畢竟沒有低頭，表現出一種「士可殺而不可辱」的精神。

### 鐵膽柔情故劍情深

王作榮的個性是強、弱、剛、柔兼而有之，他自稱是「遇強更強，遇弱則弱」，在面對新黨國代質疑其節操及房舍問題時，他強硬堅持，毫不讓步。而在有國代談及其過世大法官妻子時，不禁泫然欲泣，淒楚萬分，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，他能在考試院委員會議上，以鐵膽豪情，力抗停辦甲考的壓力，宛如考試制度的大執法，可是說及棄世十年的妻子，卻表現出千般柔弱，故劍情深，流露出至情至性，王作榮確不愧爲當代男兒。

王作榮和李總統訂交卅年，自認相交不深，往還不密，然而李總統卻不忘老友，屢予拔擢，「士爲知己者死」，這也許是王作榮甘爲箭靶的原因。作爲一名經濟學者，又才思敏捷，文章一流。他一直希望在經貿領域裡一展所長，但由於他剛強的個性，與掌權的財經大老，相處不洽。遂被財經界提早「資遣」，他只有退出官場隱於士井，以文章濟世，到中國時報寫社論，批評時政，臧否人物，字字珠璣，擲地有聲，而被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喻爲「亦狂亦俠亦溫文」，余氏可說是他的風塵知己。

### 因言賈禍因言得福

一九八四年（民國七十三年）國內掀起一場「經濟大論戰」，王作榮單槍匹馬，挑戰在國內外，聲譽正隆的經濟學大師中央研究院院士蔣碩傑和費景漢，你來我往，火氣

十足，無論在理論或實務運作方面，王作榮都系統架構十足，不稍遜色。事後他說：「蔣碩傑太呆板，只知堅持『純貨幣學派』理論，借助控制貨幣供給掌控經濟，卻忽視當時經濟衰頹到谷底的現實，現在已證明當時我是對的。唉，人有時是需要對手的，好對手可以激發自己的潛能和創造力，蔣、費兩位先生都不在世了，我們再想吵也吵不起來。」

寫了一輩子文章的王作榮，今年（一九九六年）二月出版他的個人全集，他在出書時說：「我這一輩子沒留下任何痕跡，只留下這一套書，而這套書也是過眼雲煙，很快的就會消失，這就是人生，就是我的一生。」態度之灑脫，的確與衆不同。

廿年前，王作榮在經合會工作時，因言賈禍，得罪強人行政院長蔣經國。廿年後，因敢言受到當道重視，提名監察院長經國民大會多數同意票，躍登監察院院長的高位，也因而遭致反李人士的讒伐，損及累積了一生的清譽，被指「晚節不保」。

王作榮與新黨間的新仇舊恨，從總統大選前後，一直延燒到立法院、國民大會，甚至在他前往拜訪的新黨黨部，都未曾使他低頭。但誰都看得出来，新黨對王作榮的咄咄逼人，有相當部分是反李情緒的投射；王作榮對新黨的疾言厲色，多少也帶有憎惡新黨對李總統的誤解，使雙方都失之偏頗，而讓國大對監察院長提名人的資格審查，不僅偏

離主軸，而且變成一場「見樹不見林」的審查會。

撇開與新黨的恩怨，王作榮在台灣經濟改革上的貢獻，早有公評；在考選部長六年任內，曾與考試委員拍桌子廢除為特權人士晉身的甲考、積極推動文官制度改革、在國家考試中廢除象徵意識形態的國父思想，也均已獲得社會多數的肯定。至於在私德方面，除了新黨提出宿舍的質疑外，則鮮有為人詬病，連新黨國大黨團召集人許歷農將軍也說，他對王作榮個人從不反對，只是對王的一些文章和說法有意見。

王作榮對李登輝總統的評價甚高，他說：「李登輝是典型台灣人的性格：忠厚、器量不小、能忍、不感恩、胸襟很大。真正台灣人的性格是很好的，老實說，我常覺得很多外省人這點趕不上。他的確想好好領導，無私無我奉獻，這部分無庸置疑。但是他愛講話，措辭會有瑕疵，這也是台灣人的個性，心直口快。他的書念得很好，具備現代化觀念，很有總統的樣子，這很不簡單。」

談起過世的妻子范馨香為何葬在美國，不禁老淚縱橫，他在哽咽聲中訴說妻子生前最後的交代，就是希望和遠在美國的兒子住近一點，聞者無不動容。王作榮與范馨香的感情還不止於此，他說，「太太剛死的時候，我有半年時間沒有在家吃飯，我都是跟女兒到附近小館隨便吃吃，因為本來三個人吃飯，我太太坐我旁邊，現在變成兩個人，

我總是不習慣。」甚至，他太太生前的化粧品，現在都還擺在洗臉台上，「好像她還在一樣。」

曾被新黨立委傅崑成罵為「老而不死謂之賊」的王作榮說：「我真的是看得很開，能活幾年是幾年，我不會天天想著要活久一點。」他說，他沒有記仇的習慣，事情一過，馬上就忘了；新黨對他的誤解，是因為不了解他的思想，「我能活到現在，是因為我沒有仇恨。」

七十一歲才進考選部，七十七歲向監察院長之路邁進，王作榮的政治生涯可謂「大器晚成」。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，應該是王作榮身任御史的最有力條件；但在角色轉換後，王作榮或許有必要褪去「李總統辯護人」的外衣，澄清部分人士的質疑。秉其直筆，盡其諫諍，使亂臣賊子懼，激濁而揚清。

### 打麻將經常是輸家

王作榮自認個性內向，不會說話，沒有親和力，所以後來在社會上做事很吃虧。不過，他做事是非分明，不伎不求，初任考選部長時，只帶了一位機要，沒有任何人隨他空降。這次到監察院也是一樣，雖然監察院編制比考選部大得多，但他堅持原則，將拔擢內部的人來作行政改革，這對監察院既有的組織生態將會帶來若干衝擊，一如他在考選部嚴格獎罰，汰弱留強。在考選部，他訂

定辦公室風紀大至上下班時間，小到桌面整潔，他所在意的是建立起員工的「自尊心」，才可能全面提升行政效率。

在朋輩之中，許多位都認為王作榮是打麻將的「好對手」。他笑著說：「我打麻將老是輸，以前一位牌友新屋落成時，客廳故意落款『作榮堂』，還調侃說：『客廳是作榮幫忙買的。』我打牌作風從來不變，牌到手上，決定打法後絕不改變，而且一定做大牌，反正我的人生老是不得意，只有打牌時才能隨心所欲，揚眉吐氣。我打牌有原則：絕不誤正事、慎選牌搭子、輸得起；不過，現在體力、興致不比從前，已有多年沒打了。」

在王作榮的老友口中他是「寂寞的先知」，是「現代中國社會最後的一個士」，也是部屬眼中「恨鐵不成鋼，刀子口，豆腐心」的「老帥哥」。

### 腹中有詩書氣自華

王作榮是湖北漢口人，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，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碩士，績攻博士功敗垂成，因戡亂戰爭而耽誤。但是他四歲起即開始求學生涯，在家鄉私塾裏讀四書五經、左傳、論語、孟子等，許多古書他都讀得滾瓜爛熟。有人指他文筆犀利，氣勢雄偉，他自認得益於古書。他善用比喻，說來頭頭是道，自認是受孟子影響，文字洗鍊是受左傳的影響。

十二歲時，連加減乘除都不會做的王作榮，開始受「現代化教育」，插班漢口小學三年級，由降級、跳級，以一年半的時間拿到小學畢業文憑。進入中學以後，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地理、歷史，每門功課，他都預習，不勞老師操心，所以他幾乎以自修的方式，完成中學學業。

進入中央大學後，他先讀政治系，一年半轉入經濟系，主要的是為出路著想。為了轉系，大一那一年他苦讀英文版的經濟學原理，逐字逐句的細讀，不懂不問老師同學，參照上下文自猜，卒使英文閱讀能力大進，以後三年，除準備高考的中文著作外，諸如銀行學、財政學等他全看英文原著。大學四年，他經常手不釋卷，吸收知識。一九四三年，正當中美聯軍反擊日本侵華軍時，王作榮帶著甫由中大法律系畢業的美麗女友范馨香走出中大，在重慶中央設計局謀得一名幹事職位，以後才升為助理員。

當時范馨香小姐已高考及格，擔任四川長壽地方法院推事，並已訂婚。她先依法解除了婚約，才與王作榮結婚。

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，王作榮在妻子支助下，辭去公職，赴美留學，入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深造。初到美國，王作榮感觸甚深，西方國家對人的尊重以及發達的資訊，使他大受刺激。有一次，他為了寫一篇讀書報告，姑且試著去函美國聯邦準備局要資料，沒想到對方用航空寄來他要的書，而且是免費

的，讓他印象深刻。

在西雅圖，他驚異的發現，人原來可舒適而尊嚴的活著。這個開渠才五十年的城市，到處是花草綠地，寧靜安詳，沒有警察，沒有車輛喧嘩，連貓狗都有專用食品，冬天還穿衣服，日子過得比中國人還舒服。這種貧富差距，使他立志以經濟學救國。

正當他申請到博士班深造，課程都選定時，隔岸祖國傳來烽火家書，甫自中大畢業的弟弟來信說，母親、妹妹及他妻小所在的南京漢口都將淪陷。在好友費景漢勸他三思的惋惜聲中，王作榮放棄學位，於一九四九年初回到南京。隨即率領全家，由南京、上海、漢口、桂林、廣州一路逃到台灣，由春天到秋天，在他的記憶裏全是死亡、悲傷、血淚與無奈。

初到台灣，范馨香已是高等法院推事，王作榮任最高檢察署會計主任。當時國家殘破，薪給菲薄，兩人仰事俯蓄，食指浩繁，薪水加起來支用尚捉襟見肘，賴夫人范馨香女士悉心籌劃，始勉強渡日。一九七二年范馨香由蔣中正總統提名出任大法官，事業達於顛峯，王作榮為「內助」，代為跑腿，接洽、找資料，使夫人無後顧之憂。

### 快人快語上司不悅

王作榮首次踏進政經圈，是在一九五三年任職經合會（經建會前身）時，受知於尹仲容，為尹氏擬計劃寫文章，由於文筆犀利

，析理明確，名聞一時，連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也常找他撰寫施政報告。一九六三年尹仲容病逝，王作榮像是千里馬失去了伯樂。雖然所撰「台灣發展之路」一文，連蔣中正總統都公開讚揚；但他名聞遐邇的「硬脾氣」，終使他吃大虧，不能見重於財經當局。

在國內失意，使他興起「乘桴浮於海」的念頭，一九六七年出任聯合國「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」的職務，悠遊泰國，正待取得終身聘書。不意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對他殷殷致意，促他回國報效。使他還是放棄了日入一兩黃金的高薪返國。

一九七〇年回國後，抱著滿腔熱心，頻頻撰文呼籲經濟改革，由於措辭強硬，引證率直，未受當局重視。接著他以經合會顧問身分組團赴日考察經濟建設，又被人指為搞「小圈子」，結果只有台大農經系的一位教授同去，這位教授就是現任總統李登輝，從此埋下出任考試部長的因子。

自日考察歸來，王作榮自感受排擠日甚，乃辭去公職，只擔任台大經濟系教授，中國時報主筆職務。

雖然離開官場，但他卻要以「言論領導政府決策」，因而經常身陷各種爭論之中。例如與經濟學大師蔣碩傑的經濟論戰中，他曾以「目光如豆」、「官方學者」、「賣友」、「用幼稚伎倆弄事」等語回應，引起頗多爭議。

一九八九年三月關心工運的愛爾蘭籍神

父馬赫俊被遞解出境，他指摘馬某「高喊暴力、加深勞資對立，全身找不出一點神父氣味」他這一嚴苛的譏評，被指為「受洋人欺壓所產生的自卑感」。而司法官高新武為吳蘇案所揭起的司法改革運動，激起四位法官聯名請辭，這一動作被他比擬為「紅衛兵」「赤軍連」。一九九〇年三月若十台大教授參與策劃學運，興風作浪，他亦責為不誠實，也遭到對方「太武斷」的反駁，論戰持續了十多天。

正當大家習慣了他是政論家及經濟學者時，王作榮終告「老來翻身」，於一九九〇年九月以「七一」高齡出任考選部長，這一職位當然得力於李登輝總統的知遇。在出任部長的前一個月，他曾對記者說：以他的脾氣，還是「安於政府做事較好」。他指出「大官輪不到我，但參謀頭子還有我的份。」即使在已知出任考選部長後，他仍自認財經位子比較適合他。

在他擔任政務官以後，有人擔心會被壞他批評家的形象，他卻淡然的說：「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下台，決不戀棧。」

果然，在他上任不到一個月，這位耿介的部長即與考試委員「幹上了」，互相拍桌對罵，導火線是新錄取的軍法官應否先受訓四個月再派任，當時考試委員城仲樸主張要先受訓，王作榮說：「考試委員要管大事，不管小事，這次先辦了再說。」由於院會尚未決議，新聞已見報，考試委員張鼎鍾指摘

王作榮不該先行公布，在場的王曾才、余傳韜亦表支持，王作榮大怒，拍桌直斥考試委員「自我膨脹」。不過與他吵過架的歷史學者王曾才卻欣賞他「陽剛之美的個性」。

### 老驥伏櫪仍有力作

欲使考試權完全獨立，使王作榮的「硬骨頭作風」給人印象深刻，當他堅持的「軍人轉任文官要嚴格檢討」的信念，遭某大員否定時，他堅決的說：「退役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是考選部的職權，其他機關無權置喙」。

國防部對他的單挑軍人轉任特考即有微

辭，指稱軍人為國流血流汗，屆齡退役後轉任公職是合理、合法的，考試可以從嚴，不該說軍人享受特權。

另外人事行政局也引證憲法增修條文反駁王作榮，促他好好的辦好考試業務，勿圖染指人事行政。聽了這些「雜音」，王作榮當有孤掌難鳴之感。

轉換政治舞台到監察院的王作榮，老驥伏櫪，鐵定會有不尋常的做法，作為生命終結前的一抹彩虹，先知不再寂寞，且拭目以待。

（參考中外雜誌一九九一年六月號二期康僑撰「寂寞先知王作榮」）

中外文庫  
之四十八

# 六十年落花夢

喬家才 著

定價新臺幣貳佰伍拾元

本書為喬家才先生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六十年落花夢、黃埔清黨辯誣、附錄方鼎英著黃埔軍校清黨始末、武士敏將軍之死、為鄭介民辯誣、徐永昌的傳奇、七七事變回憶、是誰害死戴笠？「情婦」謊言、感懷何應欽老師、感念蔣經國、選禍話當年（悼唐嗣堯談馬漢三之死）、戴笠傳的風波、想當年在敵後，黃埔歷險記、再談戴笠、毛人鳳殺杜長城、念故人哀兆槐、情報珍聞、俄帝侵華具體記述等篇，內容精彩篇篇可讀。卅二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叁百餘頁，定價新台幣貳百伍拾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、立即寄書。